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六至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春秋本義卷六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名同桓公子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劉氏曰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不以道終而子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莘老孫氏曰繼弑而不行即位者三莊之繼桓

桓見弑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弑於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弑於慶父也大意已見桓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不稱姜氏闕文也朴鄉呂氏曰前書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前目後凡也未詳信否公羊曰內諱奔謂之孫杜氏曰猶孫讓而去康侯胡氏曰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胡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臣

子雖不能討王法其可不誅乎愚謂魯不能討而縱之奔齊則魯無臣子莊公無政天王無法姜氏自此淫奔愈無忌憚矣○趙氏曰婦人而有與弒其夫之嫌則子不得母之檀弓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今姜氏失婦道矣子不得以為母臣不得以為君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公羊穀梁作逆葉氏曰左氏誤作送王姬遂以為王之卿如祭伯然果爾即當書天王使單伯送王姬杜預以為既命魯為主不言使非是不如公穀得經之正張氏曰桒

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豈得預書之

伯字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張氏曰逆迎也王姬桓王女莊王妹也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者主之穀梁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莘老孫氏曰魯主王姬之婚且使大夫者逆而為之主常事耳皆不當書而書者桓公見弑於齊

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衰絰之中天子乃於此時使之主王姬之婚又與仇讎之國為禮書之以見天王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高氏曰魯不能訴於天王已無臣子之道在諒闇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黙順王命陷王於不義也張氏曰齊乃寢苫枕戈不可同天之讎而與之主婚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三綱至是絶矣愚謂齊襄戕殺魯桓天王當絶其婚

而討其辠既不能然又使魯主之周之不能令諸侯也宜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張氏曰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知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桓公弒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為安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歟春秋所以

著其忘父親讎之辠也○莘老孫氏曰仇讎未復莊公之喪未除而天王遽使魯主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為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無喪之鄰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君父之讎未復儼然在衰絰之中遽釋怨解仇與之為婚姻之主聖人以莊公事君不盡其誠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交仇讎舍衰絰而親弁冕雖築館以示變然不能救其辠也葉氏曰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孫氏曰不書天者脱之杜氏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襃稱其德蘇氏曰命之以策也

孫氏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則莊

王之為天子可知也○趙氏曰寵篡弑以瀆三綱也
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
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以篡
弑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
以寵之且魯桓已葬矣因魯之自謚而錫之尤為非
禮葉氏曰魯諸公皆不聞免喪朝王之事而莊公書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書天王使凡伯來錫公
命成公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

朝王受命而追錫之文公未嘗終喪朝王而先錫之成公未有功德而加錫之皆有為而書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其命數為節此先王五等諸侯之辨也秦襄公當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為諸侯受顯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始封為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作頌此有功德而

加命者也桓文成公皆見於經而僖公獨不見何也凡春秋合禮則以為常事不書桓文成公之命皆禮之不宜有也可見春秋之法

王姬歸于齊

康侯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館于外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辠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切鄑子斯切郚音吾

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康侯胡氏曰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廹之爲已屬也愚謂邑者天子所封有故而遷民邑者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僭之况非有辠而欲吞其國乎齊襄之惡大矣○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况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黄之盟一舉而遷三

邑蓋自是遂滅紀矣朴鄉呂氏曰經之書遷者九而義有二焉有强人而遷之者有欲自遷者若齊師遷紀郱鄑郚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此强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此其自欲遷者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爾未若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人失其常居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深疾之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共仲也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東萊呂氏曰夷國也若於越然未詳孰是張氏曰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篡弑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識之戴氏曰孟氏之孽基於此義又見隱二年

鄭伐衛○許氏曰當莊公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開舍堂堂之雠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康侯胡氏曰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翬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公子遂殺惡及視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録焉我主之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

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
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
甚也○康侯胡氏曰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
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莘老孫氏曰魯與天
王同姓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
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
姬也單伯之逆築館于外王姬之歸王姬之卒見於

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盡禮於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舉之大則書之備惡之積不可掩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切公羊作郜

杜氏曰禚齊地左氏曰書姦也愚案周禮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弒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王法之不行於天下舉可見矣○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

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也朱子曰詩南山雄狐前二章刺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後二章刺魯桓娶妻使之得窮其欲載驅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敝笱比莊公不能防閑文姜猗嗟極道莊

公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葉氏曰詩
言其情春秋著其法
乙酉宋公馮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師少也穀梁曰惡其會仇讎
而伐同姓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將納朔
也何以知之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莊五年冬公

會齊宋陳蔡伐衛卒納朔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葬桓王

王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氏曰桓公十五年三月王崩七年乃葬故曰緩高氏曰平王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至於桓王崩七年乃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聖人書

之以著天下臣子之辠黄氏曰周之事勢可知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户圭切

杜氏曰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張氏曰鄑州之境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孫氏曰諸侯母弟未命者皆字蔡叔蔡季之類是也酅天子所封非紀季可得而有齊欲并紀季忘兄之親取兄之邑以事齊其惡可知也○獻可杜氏曰古之邦國分授疆土小大相維協和親比一德以尊天子為之屏翰末世

大偏小衆暴寡以至滅亡王不能正故春秋詳書之

冬公次于滑乎八切公羊穀梁作郎

穀梁曰次者止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張氏曰或曰滑州也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劉氏曰曷為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政師舉於義止不以事

者亂之道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羊穀梁作饗

杜氏曰享食也祝丘魯地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義又見二年會于禚皆淫亂也享甚矣○康侯胡氏曰享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戴氏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遜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其無忌

憚甚矣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簒魯人習之三十餘年至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内女也禮諸侯絶傍朞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内女不卒之此書卒者為夏

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起○胡氏曰内女不卒如郯伯姬紀兩伯姬宋兩伯姬不書卒惟此伯姬宋伯姬書葬蓋為齊侯葬紀伯姬起文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義見隱四年遇于清○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未詳是否

紀侯大去其國

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者失地也左氏

曰違齊難也孫氏曰齊肆吞噬信不道矣紀侯守天子土有社稷之重人民之衆暗懦齷齪不能死難畏齊强脅棄之而去此其可哉○張氏曰案紀之本末自桓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之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間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强暴之凌逼委宗社而去之所以責强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愚謂齊襄貪

肆殘忍畢不勝誅矣然助桀爲虐者鄭伯也爲紀侯者苟能修德任賢養民訓兵上下一心固守疆土齊人雖衆無能爲也書曰大邦畏其力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不務此而求援弱魯結婚夷王邀戰爲盟何益於國哉己而紀季先去國勢遂分兵未接境委宗社棄人民妻不及葬而爲高士之逃世大夫之去國致伯姬見葬於儺人叔姬寄死於齊境國君死社稷之義安在哉經曰紀侯大去其國聖人惻

怛之心雖以憫時王之無政强暴之吞噬然紀侯不能為國之意在其中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幷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愚謂齊侯之惡顯矣然齊兵未至紀侯與其臣子棄殯去國使伯姬葬於讎人之手夫婦之恩臣子之情薄矣哉○康侯胡氏曰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

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辠著矣高氏曰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驅滅之故葬伯姬以示己之恩以泯其跡甚矣齊人之詐也存耕趙氏曰不惟紀無臣子亦以病魯不親親也獻可杜氏曰春秋之世法度無所禀强暴者恣其貪危亡者無所託紀為齊所滅而伯姬為齊所葬聖人書之惡齊而閔紀也東萊吕氏曰内女不書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羊穀梁作郜）

狩見桓四年禚見莊二年孫氏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莊公之父親為齊殺而遠與齊人狩○杜氏曰公越境與微者狩失禮可知存耕趙氏曰狩以奉宗廟教兵守未有入他國而行之者也齊有望諸魯有大野禚非狩所也康侯胡氏曰莊公於齊無時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

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莘老孫氏曰莊公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於是又親與其臣狩盖公不孝而釋讎也於此為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姦也戴氏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閒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

容以人道責哉愚謂齊侯之惡亦著矣莘老孫氏曰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實書之傳信後人也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跡不侔而為行之惡則一○康侯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深矣

秋郳黎來來朝郳五兮切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犂

公羊曰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常山劉氏曰

凡外附庸書名張氏曰案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

則郳蓋宋之附庸以郳屬宋未知信否陸氏曰曹姓

子爵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

庸居於郳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

命為小邾子未詳是否杜氏曰東海昌慮縣有郳城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伐衛納惠公也葉氏曰朔雖宣姜所生然諸

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為嫡子況殺二公子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張氏曰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莘老孫氏曰衛侯朔譖殺二公子即位數年而見逐於黔牟黔牟在位八年矣去年冬齊師諸侯之師伐衛而納朔天王於是使子突救之高氏曰子突以辭直之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見王命之不行也且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

以見王室之微矣○貫道王氏曰朔以狗彘之穜盜天子土地周公之刑所謂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者也既失天討矣及諸侯伐衛納朔而後出救師吁惜乎其失機也君舉陳氏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盖不行於天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未詳信否劉氏曰為諸侯

受之君君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存耕趙氏曰諸侯抗王命其逆可知矣○胡氏曰前年諸侯伐衛今年卒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公與諸侯之辠不容誅矣孫氏曰天子之威命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侯納朔而後歸也○存耕趙氏曰老師三時而朔卒入踰四時而告成事

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以求婚於讎非所以告廟也一至自伐戎以遠伐戎也今至自伐衛以抗王命也胡氏曰凡公行一百七十三至者八十二悉書之煩不勝書止是出入踰時或釁深惡重即書此書者釁深惡重也

螟

義見隱五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芳夫切公羊穀梁作寶

俘軍所獲也張氏曰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邦衡胡氏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逆王命蓋本志於利也○康侯胡氏曰言歸衛俘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

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變

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寳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

弟終去仁義懐利以相與不至於簒弑攘奪則不厭

也春秋書此垂戒明矣愚謂先書公會齊宋陳蔡伐

衛次書王人救衛次書衛朔入衛次書公至自伐衛

及此又書齊來歸俘屬辭比事雖無有傳其事豈不

顯乎其惡豈不著乎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曰防見隱九年義見莊二年會于禚○莘老孫氏曰姜氏齊侯皐均惡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賢徧切夜穀梁作昔陸氏曰非也隕公羊作霣

夜初昏以後也夜中夜半也公羊曰恒星者列星也孫氏曰星之常見者也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啖氏曰奔流如雨之多也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

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戴氏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見桓元年黄氏曰麥苗麥之苗也凡植物始生曰苗康侯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黄氏曰案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為秋之事春秋所謂秋即今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為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家氏曰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而為

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張氏曰後屬鄆州東阿縣義見二年會于禚○康侯胡氏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曰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

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期會莫應也○莘老孫氏曰郕與魯為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俟陳蔡我俟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約之也其為志者皆我也所以見內之辠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陸氏曰非也周禮有治兵

康侯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復申明軍法

以整齊之譏黷武也張氏曰將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師出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劉氏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非其時矣又曰魯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莊公輕次於外俟陳蔡而不應蹭蹬無聊衆心離貳然後治之末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戶江切郕公羊作成

康侯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邀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

以閒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索隱曰三時暴兵于外不修民政而奪其農時聖人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爲後世黷武之戒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世用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師尤爲非義上既不用天王之命無故而興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

至可謂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
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
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
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氏與州吁同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
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
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

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
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
夫人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
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
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

足於戸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存耕

趙氏曰連稱之徒盜賊之靡者因無知以作亂君弑

而無知為君則主弑者無知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東萊呂氏曰無知踰年

不稱爵蓋弑君之賊爾若不以罪討則亦不以討賊

之辭加之猶謂之大夫如里克者是已蔡世子般則

楚子誘而殺之齊商人則齊人弑而討之不以其罪

故不加以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其器切公羊穀梁作暨

大夫無名氏衆大夫也左氏公穀曰齊無君也杜氏曰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張氏曰後爲沂州承縣穀梁曰盟納子糾也趙氏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德有輕重怨有淺深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於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羊穀梁無子字

子糾小白皆襄公庶子孫氏曰小白弟也左氏曰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邦衡胡氏曰齊不受子糾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納糾見公黨仇人之子也齊小白曷書入蓋子糾稱

子當立也小白不稱子不當立也不當立則為簒○存耕趙氏曰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以為復讎之師魯其庶乎春秋書其故以其非讎齊而德齊也莘老孫氏曰莊公忘君父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非嫡長而桓公之庶兄莊公納之雖不得於義而宜嗣齊襄而為君者惟糾焉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之之辠書子糾者言其宜為齊君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公也不言公者蒙上公伐齊之文耳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左氏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是以皆止華老孫氏曰齊為仇讎之國無時而通莊公受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

糾矣而小白先之既忘其讎矣又不量力而與齊戰焉至於師徒崩喪而糾不免於死爲莊公者其辠如何也○吕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内不言敗者繆矣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所辠曾不是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人取之於魯而殺之也孫氏曰子糾當立桓公爭國取而殺之甚矣所以重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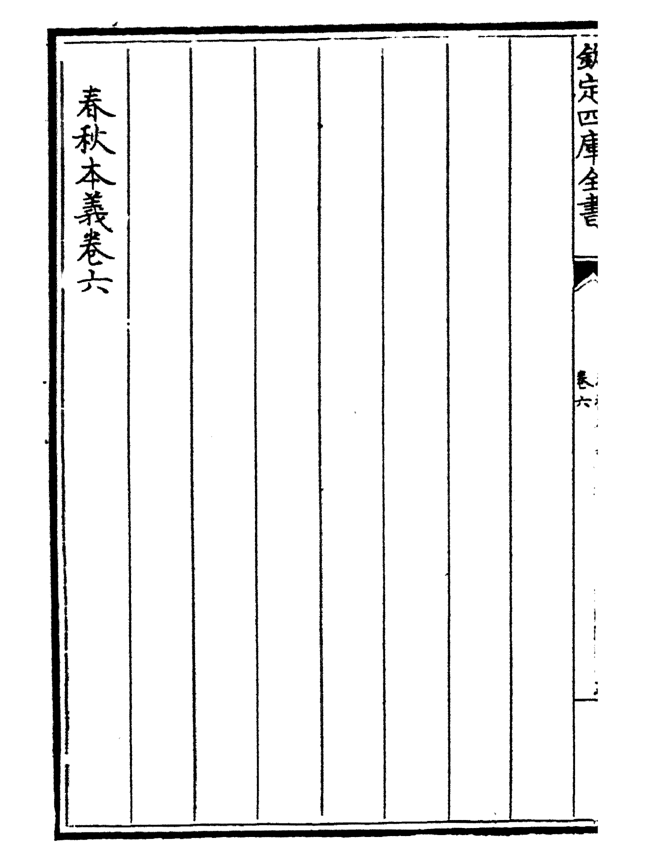
之宴也○康侯胡氏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齊必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孟子曰五霸三王之辠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存耕趙氏曰小白不能容糾於魯必置之死小白辠也莊公欲納糾使齊得取而殺之莊公亦辠也經書之見小白器量之不宏

病魯之無主而與之殺也愚聞之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功過不相掩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絶滅天倫罪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異矣此後凡伯者之事必辨其功過如邵子云

冬浚洙浚蘇俊切

公羊曰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杜氏曰

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康侯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揺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皆𦍒


春秋本義卷六

春秋本義卷七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上酌切

不書伐而書敗某師書法與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後不復解杜氏曰長勺魯地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

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未詳信否存耕趙氏曰小白報乾時之役也魯師敗矣子糾殺矣亦可以已乎愚謂魯亦有以召之其幸而勝不足論也

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二月公侵宋

侵者侵其疆界也康侯胡氏曰詩曰侵自阮疆書曰侵于之疆是也高氏曰公既敗齊師又乘勝加兵於宋非義之甚也愚謂諸侯無王命而聲辠致討辠也

況無王命以侵人之國殘民黷武不容誅矣義與隱

二年鄭伐衛同○穀梁曰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

衆其敵惡之貫道王氏曰所以啓次郎之師也春秋

書侵五十八

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者奪其地利形勢而徙其國都於他所或又以

為附庸也不言遷於某地者葉氏曰以遷人為皐義

不在地也宿見隱元年孫氏曰宿微國天子封之宋

人遷之其惡可知也義又見元年齊遷紀郱鄑郚此

則遷國甚矣○康侯胡氏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

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

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於衆不肯率從而况廹於

横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

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

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惡自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曰乘丘魯地張氏曰興仁府乘氏縣愚案齊宋之師次于郎而獨敗宋師于乘丘豈宋師先進于乘丘邪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常山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覆敗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獻可杜氏曰公不

能復讎而反納子糾以啓齊之寇又侵宋以衆其敵致二國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為美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莘蔡地張氏曰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浸內侵矣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

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未詳信否張氏曰於此見王政不行楚盡漢陽諸姬之始陳氏曰春秋書之見王室之不匡也後做此高氏曰諸侯死社稷正也逃之辠也虜賤甚矣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愚案隱公會戎盟戎致凡伯見伐戎禍稍息而狄伐邢衛荆楚伐蔡皆由王法大壞諸侯自相侵伐列國勢分中外莫辨故荆楚内侵而近者首被其禍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楚

衰而吳繼之吳衰而越繼之蠻夷之盛至於越而春秋終矣王綱盡矣故君子常防患於未然而春秋比書其本末爲履霜之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徒南切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南府歷城縣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愚謂不名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譚雖小國先王所封王封之惟王滅之亦必當

其辠也小白亦諸侯也可滅之乎胡氏曰言奔莒不死社稷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跡於天下薛氏曰五伯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子斯切

杜氏曰鄑魯地愚謂齊遷紀鄑邑當為紀地豈偶同

名邪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敗諸鄑存耕趙氏曰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鄰國能無悔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師以深其怨

秋宋大水

康侯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東萊呂氏曰其顯然為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義見桓元年○康侯胡氏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東萊呂氏曰

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一二甚者以為後世戒

冬王姬歸于齊

劉氏曰我主之也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年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也○邦衡胡氏曰婚姻之道不正其始則終必亂齊再娶王姬婚姻不正莫甚焉非惟惡公忘讎而主婚亦以志小白簒立王不能正反薦女以結之也存耕趙

氏曰二姬皆莊王女一為姑一為婦非倫也未詳是否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也孫氏曰伯姬之媵也酅紀季以入齊之邑也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宋氏曰國滅夫死託身酅國書歸不當歸也○勮可杜氏曰紀侯去國則叔姬歸父母之國可也愚謂國君死社稷其兄弟臣妾可知也紀國既亡叔姬死之可也

而歸依於叛兄之叔失節甚矣孫氏曰歸于鄫者歸于季也歸者嫁辭以伯姬之媵而歸于季非其所歸亂也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

張氏曰萬南宫長萬多力之士捷閔公名也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於門
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宫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
羊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宫中
數日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
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
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
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

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孫氏曰及其大夫仇牧甚之也劉氏曰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愚謂弑君之賊惡極辠大矣然宋湣逆王命納衛朔逼遷宿國次師取敗狎近宋萬皆足以殺其身者也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莘老孫氏曰春秋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於殺身

君子不為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必用也道不行言不信猶在其位苟禄也苟禄而事君固位而見殺孔子又何取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為不能死者設耳非孔子之所謂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孫氏曰弑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弑湣公十月出奔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常山劉氏曰弑君叛國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哉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辠

亦自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 穀梁作齊人

杜氏曰北杏齊地莘老孫氏曰齊侯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齊桓將伯諸侯未甚尊之但遣其臣往爾然齊方求諸侯亦不𢍰之而與之會也黄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首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鬬獸今而後知尊周室矣故孔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胡氏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無尊周之實觀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强制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兵其有不循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孫氏曰案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故孟子曰三王之辠人也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二十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僖二十八年内史叔興父策命

晉侯為侯伯此亂世之事非盛王意也康侯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愚謂齊桓晉文盟會侵伐若有異於其他諸侯合黨報復貪利黷武之為然其相去蓋一間耳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既非命伯又不請命於天子其所令於諸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三王之道其名似存其實已去春秋一切書之為後世鑒所謂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蓋自孟子而下知其意者惟董子焉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者乃謂聖人與之而無譏往往為說較伯業之大小而不及聖人之所指則誤矣故愚於桓文之會盟侵伐一切書之曰義見某年某事明其與其他諸侯之不甚相遠也若其事之近義者則各著其說於本文之下蓋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揜者在讀者詳焉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曰遂微國也存耕趙氏曰舜之後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於是滅遂以示威義見十年齊滅譚而此又為十七年齊人殲于遂起文也○王氏曰桓公圖伯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來之而乃伐魯滅譚今又滅遂皆强力以報私憾張氏曰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古何切）

杜氏曰此柯濟北東阿齊之阿邑張氏曰東平府東阿縣左氏曰始及齊平也張氏曰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亦足以見桓公屈意和魯皆伯術也愚案伯者之盟諸侯始此但此則離盟耳義又

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康侯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劉氏曰伐宋之時

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耳左氏曰宋人背北

杏之會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程子曰齊自管

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

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

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邦衡胡氏曰

齊桓非天王命而專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皐人也義又見隱元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蓋以節制用兵故能南摧强楚西抑秦晉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十年荆敗蔡師執其君今又入其國夷狄輕中國如此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音絹一音真

孫氏曰經以單伯為文者凡盟會公或大夫皆以魯主其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存耕趙氏曰齊序宋上推齊伯也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也張氏曰濮州鄄城縣左氏曰宋服故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大夫以大夫而出位以伉諸侯是禮自大夫出

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陳入春秋居衛下今先衛者杜氏曰陳侯介於齊楚之閒為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未詳是否左氏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帥諸侯以尊己假尊王之

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莘老孫氏曰齊桓欲成伯業故為鄄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謂齊桓公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故桓文之功其辭無褒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莘老孫氏曰姜氏但歸寧耳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以夫家為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

母没雖兄弟不往所以預為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事蓋非禮之跡同也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為齊桓者不能無辠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伯業則絶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伯者也○許氏曰鄄之會魯尚未從齊侯以為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不逆以昭

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啓越境之恣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五兮切公羊作兒

范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愚謂諸侯親伐則伯主序宋上今大夫主兵則宋仍序齊上耳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郳未詳信否郳見五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鄭人侵宋

左氏曰諸侯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張氏曰閒諸侯

伐郳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郔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義又見十年公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郳同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愚謂鄭有辠矣齊桓此伐有名矣惜乎齊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辠也所謂彼善於此者皆此類也

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荆伐鄭

義見十年荆敗蔡師○莘老孫氏曰前年荆嘗入蔡於是又伐鄭焉所以見荆蠻之强中國之衰也戴氏曰楚將憑陵中國蔡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氏穀梁無公字陳岳氏曰闕文也左氏無曹伯二字

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幽宋地高氏曰許男先於滑伯滕子者是時伯主以意升降或諸國自以强弱相上下聖人因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列於當時也劉氏曰同盟者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

是始伯也張氏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

裳大會之始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君舉陳氏曰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存耕趙氏曰桓公無王命而稱伯儼然於列國之上諸侯不知有王也後儆此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有盟有同盟者周官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非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

伐以討不庭則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巡狩諸侯會於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巡狩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小白圖伯諸侯之從者日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焉故此年同盟于幽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歷十有二年用天子殷見之禮也

郳子克卒

莘老孫氏曰克者儀父之嗣君至是始稱子者嘗從

齊桓會盟侵伐故進之為子也陸氏曰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曰子皆無所考竊謂邾本子爵隱元年稱邾儀父者大夫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不言何皐執之者義不在皐而在於執也後倣此胡氏曰前年同盟于幽今春執之安用盟邪衡胡氏曰況無王命而專執乎愚謂又為鄭詹逃來起文也○

康侯胡氏曰惡齊之辭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張氏曰諸侯不服則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者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切公羊作瀸）

殲者滅之盡也左氏曰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啖氏曰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滅也○張氏曰

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强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絶而齊人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書此見齊人滅遂恃强陵弱非伐皋弔民之師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

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自取之者以自取為義齊人為遂所殺非遂人之辠齊自取之爾梁亡非人亡之梁自亡爾鄭棄其師非他國敗之鄭自棄爾殲于遂辠齊之深而憫遂之滅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康侯胡氏曰逃匹夫之事也詹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知

命也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邦衡胡氏曰齊桓無王而專執雖曰非義詹為大臣不能守死以紓國患而遁逃苟免非惟身之羞國之羞也劉氏曰譏逃也以為義死制云乎以為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詹自以為有辠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辠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無辠見殺因逃而苟免不足為大夫

冬多麋

張氏曰麋鹿之大者魯所常有多則為異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也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以有為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不可為異惟其多則書之康侯胡氏曰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

○華老孫氏曰春秋日食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在二日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者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少也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曰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莘老孫氏曰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也

秋有蜮影逼切或作蜮

康侯胡氏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陸璣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公羊曰記異也左氏曰為災也山陰陸氏曰

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

應○張氏曰是時文姜爲亂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

卒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曰公子結魯大夫劉氏曰媵者送女也陳人者

陳大夫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華老孫氏曰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至鄄遂盟齊侯宋公是時齊桓方伯而宋又强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召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啖氏曰凡媵常事不書為公子結遂事起本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遂城虎牢季孫宿

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曰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華老孫氏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没雖兄弟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杜氏曰鄙邊邑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高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連陳宋來討之愚謂齊人摟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辠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義見十九年○康侯胡氏曰十五年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别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

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如莒又再如莒此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也

夏齊大災

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惡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

皇極之道汨没不敘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惟宋齊陳鄭三數大國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穀梁作我）

張氏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真氏曰案大災之餘不知恐懼修省而遽勤兵

以伐戎愚謂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於王而專伐之此其辠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夾漈鄭氏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弑而子亹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傅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

捷立未詳信否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簒之中閒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論者以為始終能君夫簒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

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黄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而葬緩慢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春秋本義卷七